

事实之树常青

——序娄开阳《现代汉语新闻语篇结构的研究》

大约是2003年，我为北京广播学院（现称中国传媒大学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讲授《中国的语言规划》，有名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请求听课，他就是娄开阳。记得那次他来得较早，把搜集的我的论著目录给我看，虽不全，但已够多，这显示了他收集学术信息的能力，以及为学之勤。之后，他被学校推荐直接攻博，于是我们有了师生之谊。

作为开阳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和第一读者，在论文付梓之际，自然有许多话想说。但我实在不愿走时下套路，用九分篇幅褒奖，再象征性地说点不足。读者不是消极的精神食客，而是真正的权威评论人。这里，就谈谈重视语言事实的问题。重视语言事实，承自吾师邢福义先生，亦是自己学路之心得，更是我想传与开阳和他师兄弟的。

开阳研究新闻的篇章结构，采取的技术路线大致是：第一，遴选语料建库。新闻体裁有多种，消息较为简单。凡事应先从简单处入手，于是就圈定消息做研究对象，选篇万余，建立了约700万字的语料库。第二，试标注。择百余篇消息，先行结构成分标注，如

“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事实”等。通过试标注试图了解：1. 这些成分由何种语言单位充当；2. 成分的隐现情况；3. 成分的出现顺序。在此基础上总结消息的基本结构类型，探索结构规律。第三，语料库加工统计。在试标注的基础上，对库中文本全部进行标注加工，并做统计分析，用数据帮助获取结构规律。

这一技术路线经多次反复才最后定下，因其学术难度和工作量实乃局外人所无法估计。若说此篇论文扎实耐读，还有些新发现，那主要得益于对语言事实深入的观察分析，得益于语料库统计方法；若说论文还有什么缺憾，那也主要是对语言事实观察分析还不足，语料库统计方法的运用还有待改进。

深入观察、合理分析语言事实，并“自圆”解释，既是语言研究者之基本功，也是语言学理论之生长点。说它是基本功，是因为收集语料须沉下身子，观察现象须心静眼尖，分析现象须头脑灵活。此系列过程都需经验、方法与理论的支撑。

对观察到的东西给出“自圆”之解，已含理论创新之成素。理论者何？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得到的制约现象的规律，亦包括对现象观察进而获取规律的原则。理论显然不是置四海而皆准的教条，而是前人研究经验的升华；理论显然不是研究的起点，而是研究的结果。理论的丰富与发展，显然不能仅在理论本域内演绎，或是选些事例再证实。好理论当然可以解释许多现象，但科学更重要的任务是丰富理论、创新理论。如此说来，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更具有知识本原上的意义。对语言研究者而言，或许把“理论”理解为一种“意识”、一种追求更有价值。这种意识，就是从语言事实中发现规律的自觉性；这种追求，就是不断提升规律层面的强烈愿望。

德国文豪歌德说：“理论是灰色的，而生命之树常青。”结合

语言研究，此话可说成“理论是灰色的，事实之树常青”。理论是不是灰色的，会各有所见；事实之树常青，笔者诚信不疑。当然，歌德这话借歌剧《浮士德》中魔鬼梅菲斯特之口说出，既出自魔鬼之口，歌德之言及我之演绎，就只可“姑妄听之”了。

2008年4月20日（农历谷雨）

于北京惧闲聊斋

[原载娄开阳《现代汉语新闻语篇结构的研究》，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，2008年]

珍视地名文化

——序覃凤余《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》

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，行政区域名称，居民地和街巷名称，与街巷相连的楼院编号名称，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以及台、站、港、场等名称，都可归入地名范畴。地名的基本作用是标示方位，在古今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信息化时代的到来，卫星定位系统的广泛应用，地名还必须实现标准化和信息化。

地名不仅仅是标示方位，而且也是文化的瑰宝。它包含着历代命名的理据，代表着人类历史活动的场地，保存着人类的历史记忆。一些重要的地名，历时长久的地名，还应视作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某些时候，某些领域，地名还是主权的象征，体现着国家尊严。

我国社会日新月异，新地名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旧地名也在更换，或在取消。新名须循命名理据，须合语言习惯，忌讳乱。新名需及时发布，及时进入地理信息系统，便于用。地名文化资源流失严重，早有哲人敲响警钟，对可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，该立法保护了。

实现地名规范化信息化以服务现代社会，发掘地名的文化内

涵，保护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，维护地名所体现的主权尊严，需要国家制定合乎时代精神的地名法规，需要公民具有现代地名意识，更需要学者加强对地名的调查研究，或可考虑建立“地名学”。

近闻国家正计划制定《地名条例》，这激发我用工余时间思考些地名问题。正值此时，收到广西大学覃凤余女士《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》的书稿，并嘱我作序。世间就有这样的巧事。

我国有56个民族，壮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历史源远流长，文化灿烂辉煌。壮语地名便是壮族辉煌文化的一种体现，也是壮族为中华文化所作的伟大贡献之一。壮语地名研究早为先贤注意，这些研究虽不成体系，但已充分显示壮语地名研究的文化意义及学术价值。覃凤余出身于壮家，工作在壮地，受过良好的现代语言学训练，研究壮语地名可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兼得。她将广西20多个壮族聚居县（市）的现代壮语地名制成壮语地名库，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对这些地名全面梳理，建构地名的词汇学系统，追究命名之来由，探索文化之隐蕴，且特别重视壮汉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，在语言、文化等多个层面上都有创获。我兴致勃勃地伴着墨香读完书稿，相信读者也会开卷受益。

2005年12月，我到广西调研少数民族语言状况，承蒙广西大学书记余瑾教授盛情邀请，得有机缘到广西大学考察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。广西大学地处西南边陲，但文字学家林仲湘先生及其团队的工作，却令我十分赞佩。其间，一位操标准普通话的年轻女教师，用计算机演示她的壮语地名库，如数家珍般讲述她的科研工作。我忽然记起，她不就是十多年前我认识的覃凤余吗？那是邢福义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教材编写会，她作为研究生列席会议。学术成长多快呀！世间就有这样的巧事。

临别我嘱凤余，壮语地名研究的大著问世，别忘赐我学习。没想到还不足一年，即见书稿，非用功向学之人，安能至此！

记得多年前，某友从西藏归来，激动不已，说交了一民族朋友，生活质量提升了一阶。我有凤余等许多民族朋友与学友，还有幸能在研究壮语地名的著作出版之前借作序来谈读后感，依某友标准，生活质量该提升几阶？！

2006年国庆节
序于北京惧闲聊斋

[原载覃凤余《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》，广西教育出版社，2007年]

材料是学术之根 事实是理论之源

——序司红霞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

司红霞对插入语的研究，我是熟悉的。从选题分析、相关研究成果梳理、语料搜集，到论文撰写和答辩，我都在尽导师之职。但是，翻阅她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的清样，仍然充满兴致。

她平时用心积累，又利用了语料库，收集到如此丰富的插入语材料。她对270余个插入语进行了详细描写，发现大多呈动词性，中心词多由“说、看、想”之类充当。她探讨了能够虚化为插入语的若干形式条件，用语法化过程来解释插入语的语义虚化及凝固性，并将插入语的本质功能概括为表达语言的主观性，从而将插入语的研究带进了现代语言理论的话语环境。

我的兴致，当然来自司红霞论文传输给我的关于插入语的研究成果，当然还包括我所了解的她从事研究的艰辛。但这只是一个“消极的文化消费者”的兴致。一篇好文，一部佳作，不应只传授知识，还应给人以启迪，发人以深思，亦即培养“积极的文化消费者”。我对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的阅读兴致，更在于著作对我引起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发展的思考。

自1898年《马氏文通》出版算起，中国语法学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。百余年来，语法理论数变，语法体系数建。在这数变的

语法理论指导下，发掘出大量的汉语语法事实，抽绎出一些重要的汉语语法规律，并将其归置在这数种语法体系中。但时至今日，不能不遗憾地说，对汉语事实的了解仍相当有限，语料收集不全面，语料观察不充分。司红霞所呈现出的插入语新语料，便是这一判断的脚注。理论的引进、观念的嬗进、演绎性思维，对语法学进展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；但是最终促进语法学发展的，特别是产生可以影响他人、可以进入普通语言学层面的语法理论，还是靠对语法事实的全面搜集和充分观察。材料是学术之根，事实是理论之源。

红霞能够发现如此之多的插入语新材料，得益于她新的语法观念。这新的语法观念就是超句法。传统的句法分析，插入语在小句中的结构作用很弱，甚至在句法分析的准备程序中，它就是要先被修剪掉的杂碎，因此引不起传统语法学家的兴趣，事实搜罗用力不够，研究自然也不可能系统深入。而插入现象在超句法领域中则具有重要价值，从形式上看，对句子成分、小句或是句子具有关联作用，从意义和语用方面考察，则多是指向核心句的。传统语法学把句子看做线性结构，而就插入语的指向来看，句子应是双层的、甚至是多层的立体表达系统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超句法在汉语中十分重要，汉语的复句基本上属于超句法现象。“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”这样的复叠结构，以及许多篇章结构现象，也都属于超句法范畴。对形态不怎么丰富的汉语来说，只研究词法和句法，显然不足。

发现新语料还需借助新手段，语料库便是这重要的新手段。它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观察视野，较之于通过阅读搜集例句，通过语感创造例句，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。而且，语料库能提供多种统计数据，为认识语言现象提供量化参考。语料库对语言学的帮助，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，未被学界充分利用。如何建设

语料库，如何利用语料库，如何将语言学成果很好地沉淀到语料库中，是学界应积极思考的了。

为学务守恒定之心，脚踏实地，坐得住冷板凳，不事招摇，有花自有芬芳。正如春之玉兰，有《南乡子》曰：

倦诵花间词，
未曾望绿芽帮衬。
风送晚香君细品。
羞招摇，
懒惹蜂蝶乱芳心。

2009年3月29日
于北京惧闲聊斋

[原载司红霞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]

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资源

——序《母语·文章·教育》

南开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对“大学语文”潜心研究，积极实践，卓有成效。他们成立专门机构，重视课程资源建设，利用网络改革教学方法，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课程，开展母语宣传和写作竞赛活动，举办高校教师培训研讨，建立教学协作体等等。近悉南开大学“大学语文”课被评为“国家精品课程”，语文教育研究中心获“国家级教学团队”称号，敬慕之情自心涌生。学道酬勤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一分美行一分誉名。《母语·文章·教育》，围绕高校母语教育专题探讨，是他们实践的升华，科研的新果，让人开卷有所得，合卷有所思。下面是我的一些所得所思：

在语言规划领域，当年只把语言看做问题，而今还把语言看做资源。语言资源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观，正成为学界探究的新课题，并促人反思往日语言文字工作领域之成规，以新态度对待中国的各种语言、方言及外语，用新措施保存、保护、开发利用各种语言资源。

宏观而论，语言资源可分三类：第一类是自然语言及其文字，包括汉语汉字及汉语方言，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方言，外国语言文字等。第二类是自然语言的衍生品，如辞书、各种检字法、利